

第二章 語音、書寫符號與音韻系統

本章主要在描述西拉雅語的語音和書寫系統。如前所述，西拉雅語在 17 世紀的台灣西南部被使用，但在荷蘭人統治之前並沒有文字記載。起初，荷蘭傳教士創造了原始拼寫的形式，來教導西拉雅人，並在當時得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。荷蘭人離開後，西拉雅人繼續使用這種書寫系統，這可以從他們與漢人簽訂的西拉雅語土地契約中得知。在當代，我們採用的書寫系統是從 Adelaar (2011) 的書寫系統簡化而來的，即沒有上下標 (diacritics)，並參考教育部與原民會 (2005) 共同頒佈的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，¹ 以下討論之。

1. 語音系統

1.1 元音與雙元音

元音又稱母音，西拉雅語有 6 個元音。以下是西拉雅語的元音：

表 2.1 西拉雅語的元音

	書寫文字	國際音標	例字	字義
前高元音	i		ina	母親
前中元音	e		enax	驚訝
央中元音		ə	kman	吃
央低元音	a	a	asu	狗
後高元音	u	u	uma	農田
後中元音	o	o	oni	聲音

須要注意的是，插在輔音之間的央中元音 [ə] 不寫出，仿照泰雅語、太魯閣語，如 kman [kəman]。此字看似子音串，實際發音是插入[ə]。而受事焦點標記-en，讀如 [ən]，如 kanen [kanən]。書寫的 e 若在其他位置皆表示前中元音/e/。

¹ 詳見網址：<https://ws.moe.edu.tw/001/Upload/6/RelFile/6508/7828/aboriginal.pdf>。

上列西拉雅語的元音並無分長元音和短元音，而 Adelaar (2011) 則依循荷蘭文獻記錄，區分長元音和短元音，a 為長音，ă 為短音，如下所示：

表 2.2：西拉雅語的長短元音 (Adelaar 2011)

	書寫文字	國際音標	書寫文字	國際音標
前高元音	i	i	ĩ	i
央低元音	a	a	ă	a
後高元音	u	u	ũ	u

至於雙母音，可見以下三種版本的比較：

表 2.3：雙母音的比較

福音書	Adelaar	西拉雅語現代拼寫
æu	ăw	aw
au	aw	aw
æi	ăi	ay
-ei-		-ay-
-ija-		-ya-
ou		u
-ow		-aw

與 Adelaar 的語音拼寫系統不同的是，現代拼寫不採用上下標。

1.2 輔音

根據 Adelaar (2011) 的說法，17 世紀使用的拼寫系統 g, h, gh 皆表示軟顎擦音 [x]，而 c, k, ck, q 也都表示相同的爆破音 [k]。以下是現行的輔音列表。

² Adelaar (2011) 把一些例子標為 ey，例如 -baley。

表2.4：西拉雅語的輔音

發音部位及方式	現代拼寫	國際音標	例 字	字 義
雙唇塞音 (清)	p	p	pitu	七
雙唇塞音 (濁)	b	b	bibix	唇
舌尖塞音 (清)	t	t	turu	三
舌尖塞音 (濁)	d	d	darang	路
軟顎塞音 (清)	k	k	kman	吃
軟顎塞音 (濁)	g	g	gagang	野溪小螃蟹
喉塞音 (清)	'	ʔ	mat'e	邪惡的
唇齒擦音 (清)	f	f	fnang	鹿
唇齒擦音 (濁)	v	v	vato	石頭
舌尖擦音 (清)	s	s	sili	辣椒
舌尖擦音 (濁)	z	z	zarox	小溪
軟顎擦音 (清)	x	x	xpat	四
喉擦音 (清)	h	h	hapa	葉子
雙唇鼻音	m	m	mata	眼睛
舌尖鼻音	n	n	nanang	名字
舌根鼻音	ŋ	ŋ	ngataf	大門
舌尖顫音	r	r	rima	五
捲舌邊音	l	l	lating	湯
雙唇半元音	w	w	walix	牙齒
舌面半元音	y	y	yu	山羊

輔音 g [g] 在 Adelaar 的語音系統並未列入，因為當時荷蘭語的 g，實際的發音比較接近 x[x]，即軟顎摩擦音 (Velar fricative)，而非軟顎塞音 (Velar stop)，所以他將其寫為 x[x]，例如他改寫烏特列支手稿中的 wagi，會寫成 waxi；maganig 轉寫成 maxanix (Adelaar 2011:57)。但輔音 g [g] 可見於清代西拉雅人與漢人所簽訂的新港文書中，如 gana 為顏氏及人名 gawa、gilo (李壬癸 2010：585-586)。³ 也許是因為和漢人互動而產生語言接觸的結果，因而西拉雅人也使用了這個音。而在日治時期所錄的西拉雅族新港社耆老的語音檔中也聽到有[g]這個音，如 wagit ‘牙齒’和 nagumu ‘鼻子’、kagamu ‘手指’ (詳如表 2.8)。此外，有關 [f] 這個音，

³ 李壬癸將這字 gilo 譯為‘宜落’為台語發音。

也未被列入 Adelaar 的語音系統中，他認為 *v* 在韻尾寫成 *f*，故為輔音 [v] 之同位音 (Adelaar 2011:52)，然而在兩部福音書、教理問答和烏特列支手稿中，此語音不一定都在出現在韻尾，如下所示，因此本論文還是將此輔音列入。

- (1) a. *maloaf* ‘非常’ (馬太 7 : 27) *malouf* ‘極大的’ (教理 23 : 24)
 maloof ‘非常’ (烏特列支手稿) *alouf* ‘草’ (馬太 6 : 30)
 laf ‘院子’ (馬太 26 : 26 / 約翰 18 : 15)
- b. *miharafhaf* ‘不安’ (馬太 2 : 3) *karifvikif* ‘洞’ (約翰 11 : 38)
 fnang ‘鹿’ (烏特列支手稿)

2. 音韻系統

這裡要描述的音韻系統包括音節結構、詞彙重音以及音韻規則。

2.1 音節結構

本節描述西拉雅語的音節結構。西拉雅語有四種音節結構，如下表所示：

表 2.5：西拉雅語的音節結構 (Wu 2012: 58)

音節型態	例子	字義
V	a	屬於
CV	ru	當...之時
VC	ad	帶
CVC	laf	房間

尤須注意的是，西拉雅語並無輔音串。書寫上的 CCV 或 CCVC 不能等同實際發音的音節結構，而是通常會在兩個輔音之間插入弱化的元音[ə]。另外，西拉雅語的詞彙也有音節雙棲 (ambisyllabic) 現象，如 *n* 充當第一音節的音節尾 (Coda) 又充當第二音節的初始輔音 (Onset)，如下表的台語擬音，可見此種音節雙棲現象：

表 2.6：新港文書中的音節雙棲現象

原文拼寫	現代拼寫	音 節	台語擬音	字義	出 處
Haniou	Hanyu	han.nyu	限娘	女子名	新港文書 V
Pango	Pango	pang.ngo	邦哦	女子名	新港文書 VII
Doringo	Doringo	do.ring.ngo	羅寧哦	女子名	新港文書 VII

而在《約翰福音》的原文拼寫中亦可見音節雙棲的可能性，如：

表 2.7：約翰福音中的音節雙棲現象

原文拼寫	現代拼寫	音 節	字 義	出 處
ajam-mæn	ayaman	a.yam.man	收穫時候	約翰 4:35
euvæn-næn	awvanan	awvan.nan	夜晚	約翰 13:30
rynnough	rinux	rin.nux	永遠	約翰 8:35
katiktik-kan	katiktikan	ka.tik.tik.kan	真理	約翰 8:45

如同 Adelaar 的看法一樣，西拉雅語的現代拼寫並無雙同輔音。此外，西拉雅語可能也有 CVN 這樣的音節結構。N 不以單音節，而是卡那卡那富語（宋麗梅 2018：15）。如今西拉雅人沒有能說西拉雅語的耆老，我們可以掌握到的證據是日據時期的人類學家淺井惠倫於 1939 年所錄製的語音檔。⁴ 發音人是當時新港社的知母義部落的耆老鄂朝來，此錄音檔是關於身體的詞彙。⁵ 我們在耆老所唸的音檔中聽到 tankinki ‘喉結’ 其發音是 [tan.kin.ki] 聽出 n, k 之間未插入 [ə]。而 kalunkung ‘指甲’ 唸的是 [ka.lun.kung]。如前所述，西拉雅語有時會在兩個輔音之間插入弱化的元音 [ə]，但是 kalunkung 這個字，不是發 [ka.lu.nə.kung]，因為並未聽到在 [n] 與 [k] 有插入 [ə] 的情形，而是發 [ka.lun.kung]，n 和 k 分別屬不同的音節，所以本文認為西拉雅語在詞中位置亦有 CVN 這個音節結構。

⁴ 根據林清財（2013：6）的研究，淺井惠倫（Asai Erin）在 1930 年至 1940 年於台灣錄製很多台灣原住民的歌謠與各族的語言。這個音檔由東京外國語大學授權于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典藏。

⁵ 關於鄂朝來的錄音檔包含有口說的身體詞彙和歌謠。其中有關「身體之歌」的部分，詳見於〈西拉雅族新港社身體之歌的解讀〉（李淑芬 2022：9-44）。

2.2 詞彙重音

大部分台灣南島語的重音並無辨義作用，但是一般而言，一個語言的重音位置仍有固定的模式，有的語言其重音落在詞的最後音節，有的則在詞的倒數第二音節，例如秀姑巒阿美語重音落在詞的最後音節（吳靜蘭 2018：15），群群布農語重音落在倒數第二音節或倒數第一音節（黃慧娟、施朝凱 2018：17）。至於西拉雅語的重音位置，我們可以掌握到的證據也是鄂朝來的語音檔。鄂朝來西拉雅語語料中的重音形式，是以最後音節為主，非重音音節帶音高較低，而重音節則較高，音強較突顯，主要有高平和高降兩個形式，如表 2.8 的例子：

表 2.8：鄂朝來口語中的身體詞彙

西拉雅語	重音	字義	西拉雅語	重音	字義
tangirá	高降	耳朵	pachiwán	高平	右手
mutút	高降	嘴	pachirái	高平	左手
wagít	高降	牙齒	kagamú	高平	手指
nagumú	高降	鼻子	kalinákung	高平	指甲
tankinki	高降	喉嚨	tingtng	高平	心
dadilá	高降	舌頭	tarabm	高平	肚子
demá	高平	手	bataraí	高降	腳踝

值得注意的是鄂朝來唸的詞彙重音是在最後音節，但有的唸高降調，有的唸高平調。⁷ 我們並不知道 17 世紀的西拉雅語確切的重音位置，文獻亦無這方面的紀錄，因此，日治時期的這個資料因證據尚嫌不足之故，只可暫且作為參考。此外，語言的表達仍然要考慮韻律與句型結構的互動，尚有待探討的空間。

2.3. 音韻規則

語音的變化會受鄰近音的影響或音節結構之限制。本節主要討論前人的研究中較少提及的音韻現象，尤其是一些縮減的現象，在《約翰福音書》極為常見。

⁶ 鄂朝來讀如 [təŋ.təŋ]。

⁷ 高降調類似華語第四聲或台語第二調，高平調類似華語第一聲或台語第一調。

2.3.1 x/h 的省略

西拉雅字中的 x 或 h，在書寫上有時會被省略，如：

- (2) a. pixa > pia ‘給’ (約翰 4:9)
 b. vahaw > vaaw ‘新的’ (約翰 13:34)
 c. pai-vahaw-en > pai-vaaw-en (約翰 10:22)

2.3.2 元音刪除 (vowel reduction)

元音刪除通常發生在詞素邊界 (morpheme boundary)，Adelaar (2011: 58-59) 提出了相同元音刪除的現象 (如 3a)，而在約翰福音 (如 3b) 我們也見到其他的元音刪除現象如：

- (3) a. irua ato > iruato ‘來了’
 ka ata > kata ‘這個’
 kita-ay > kita
 b. ata apa > atapa ‘這也是’ (約翰 17:3)
 akumea-en > akume-en (受事語態) (約翰 17:5)

在受事語態後綴 -en 接第二人稱屬格 oho 或 uhu 則原來的 oho 或 uhu 會刪除字首的母音 o 或 u，如：

- (4) a. Kavaangoen hu ta maalam.

Kavaango-en hu ta maalam.

愛-PV 你.GEN NOM 生病

‘你所愛的生病了。’ (約翰 11:3)

b. Ausi apa kaw ki rima kitian ki tawil, ka nikitaen hu kawa ta ti Abraham?

Ausi	apa	kaw	ki	rima	kitian	ki
無	還	你 NOM	OBL	五	十	OBL
tawil	ka	ni-kita-en	hu	kawa	ta	ti
歲	REL	PAST-看-PV	你.GEN Q		NOM	DET

Abraham.

亞伯拉罕

‘你還沒五十歲，豈見過亞伯拉罕?’ (約翰 8:5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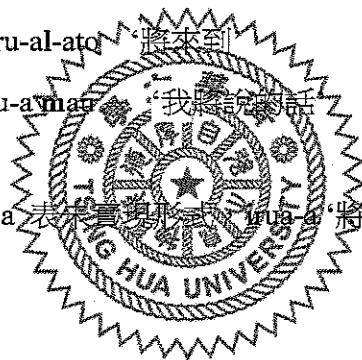
2.3.3 插入子音

插入的子音有 l 和 m 兩種，會出現於未實現形式中，舉例如下：

irua-a-ato > iru-al-ato 將來到 (約翰 4:25)

su-a au > su-a-ma 我聽說的話 (約翰 12:27)

Irua 意為‘來’，而 -a 表未實現形式，iru-a 為‘將來到’而 ato 表結果。比較如下：



(5) a. Iruaa ta awvanan.

Irua-a ta awvanan.

來-AV. IRR NOM 夜晚

‘黑夜將到。’ (約翰 9:4)

b. Ru irualato ta teni, ana ta xinawa banavana imianan.

Ru iru-al-ato ta teni, anata xinaw-a

當 來-AV.IRR-RES NOM 他 然後 通知-AV.IRR

banavana imian-an.

告訴 你們-OBL

‘他來了，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。’（約翰 4：25）

- (6) a. Tnamsinga kamu mama-ki-mang ki su au?

Tnamsing-a kamu mama-ki-mang ki su au?
相信-AV. IRR 你們 怎麼 OBL 話 我的
‘（你們若不信他的書），怎能信我的話呢？’

- b. Mang ta sua mau?

Mang ta su-a mau?
什麼 NOM 話-IRR 我的
‘我說什麼才好呢？’

2.3.4 其他可能的音韻規則

在《約翰福音書》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幾處如下的現象，故推測西拉雅語可能有饋給關係 (feeding order) 的音韻現象，這是在其他歷史文本所未見的，其可能步驟為：先刪除 k 變成 apa'o，再刪除 a，最後成為 ap'o，例如：

appa ko > app'oh ‘我也是’

- (7) a. Itukua ta Rama iauan, ka itukua ap-o tinian.

Itukua ta Rama iau-an, ka itukua ap-o tini-an.
存在 NOM 父 我-OBL 且 在 也-我 他-OBL
‘父在我裡面，我也在父裡面。’（約翰 10：38）

- b. Asi madalia ka ayalam ap-o imumian.

Asi madalia ka ayalam ap-o imumi-an.
不 久 COMP 在一起.AV 也-我 你們-OBL

‘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。’（約翰 13：33）

前述提及元音刪除現象，即兩個母音刪除一個母音，但 appa ko 中間有一個 k [k] 必須先刪除這個音，若沒有先刪除 k 的話，a 與 o 這兩個母音就不會有鄰近關係，就不會有刪除運作進行，意即提供元音刪除的環境，此即饋給關係。

3. 方言差異

這裡要討論的是《馬太福音》與〈烏特列支手稿〉兩種方言差異。⁸ 這兩種方言有語音的對應，首先討論 g/gh/h/x 相關的對應。如下表所示，《馬太福音》中的 g 或 h 或 gh，在〈烏特列支手稿〉中都對應至 g，而 Adelaar 的拼寫則是 x，如表 2.9 所示：

表 2.9：西拉雅語方言比較 (1)

烏特列支手稿	馬太福音	Adelaar (2011)	意義
pagdimdim	pægdindim pæhdindim	pæxdindim	想
poulag	poulah	pulax	野地
walig	waligh	walix	牙齒

而在〈烏特列支手稿〉的詞彙中，其詞中有 g 者，在《馬太福音》以撇號呈現；詞首的 g，在《馬太福音》就省略不寫，如表 2.10 所示：

表 2.10：西拉雅語方言比較 (2)

馬太福音	烏特列支手稿	Adelaar (2011)	意義
wa'i	wagi	wäi	太陽
mava'ango	mavagango	maväango	愛
pæ'ihababa	pagihababa	päihababa	休息
tæ'lei	tagley	taley / täley	時辰
laf	glaf	laf	內室 / 院子
imagh	gimach	imax	油
millingig	gmilingig	milingix	聽

⁸ 其他現存以〈烏特列支手稿〉的方言的文獻尚有荷蘭治台時期傳唱的主禱文（江玉玲 2013：21）。

再來，要討論的是 r 與 s 的對應，如表 2.11 所示，馬太福音的 r 對應烏特列支手稿的 s：

表 2.11：西拉雅語方言比較 (3)

馬太福音	烏特列支手稿	Adelaar (2011)	意義
rangi	sangia	rangi	鍋
rapal	sapal	rapal	腳
rarim	sasim	rarim	下面
rama	sama	rama	父親
rena	sena	rena	母親
roumang	soumang	rumang	將來

此一對應關係在李壬癸 (2010:8) 及 Adelaar (2011:55) 均曾提及。然而，筆者發現在 i 之前並無發現此一對應，僅有均為 s 或是均為 r/d 的對應，如表 2.12：

表 2.12：西拉雅語方言比較 (4)

馬太福音	烏特列支手稿	Adelaar (2011)	意義
siba	siba	siba	疲倦
siouro	siouro	siuro	首先
sivægh	sivag	sivax	麥子
rikur	rikos	rikur	背
rira	d<m>ira	rira	舔、舌頭

此發現是否說明 s/r 的語音對應只出現在特定的音韻環境，這點仍尚待進一步釐清。

4. 有關詞彙拼寫的建議原則

關於詞彙的拼寫，何德華、董瑪女 (2018:28) 提及兩種導向，一種是「語音拼寫法」，一種是「讀音拼讀法」，前者是以「音韻」為導向，注重實際發音的語流音變，後者則以「構詞」為導向，保留詞根，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，例如表 2.13：

表 2.13：達悟語兩種拼寫導向對照（何德華、董瑪女 2018：29）

元音相連可預測之 滑音符號	構詞導向	音韻導向
y	apia「好、可」	apiya
w	sapopoen「抱起」	sapopowen
h	citaen「看」	citahen
	mangaangaaap「捕魚」	mangahangahahap
元音相連不可預測之擋 音符號使用喉塞音 ⁹	'an'an「依賴」	hanhan
	ji'akaw「不耕種」	ji hakaw
	ji'okso「不要跳下去」	ji okso
	pa'ep'epan「降低」	pahephepan

上表之構詞導向是上述兩位學者所採用，而新約聖經採用的是音韻導向的拼寫。至於西拉雅語，我們從 Adelaar (2011) 所注解的《馬太福音》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可發現，他也是採取以構詞為導向的拼寫法。⁹ 如表 2.14：

表 2.14：西拉雅語兩種拼寫導向對照

詞根	福音書	構詞導向	音韻導向	說明
riang	mariang	mariang	mariyang	插入 y
irang	meirang	mairang	meyrang	ei 轉寫為雙母音 ey
iphang	maiphang	maiphang	mayphang	ai 寫成雙母音 ay
kua	itukua	itukua	itukwa	u 改成滑音 w

由上表的對照可看出，如果寫 mariyang 那麼在原典中一些以 riang 為詞根的詞彙都要加 y，如 pakariang「拯救」、pakuriang「賜福」、kariangan「良善」、tamapakariang「救主」等字。若加上 y 分別為 pakuriyang, kariangan, tamapakariyang 可能增加書寫負擔或不知道 y 的語意是什麼。若 i 與 a 之間都要寫上 y，很多辭彙如 niaha, hia，在 i, a 之間也都要加 y。meyrang「主」也是忽略了 irang 這個詞根，福音書有這字的重疊形 meireirang（馬太 6：24），Adelaar 拼寫為 ma-ira-irang，呈現 irang 的重疊形式。若採取 meyrang 這樣的拼寫，則單就 meyreyrang 這樣的拼寫，可能無法辨認詞根和重疊形式。基於這些考量，本文建議西拉雅語的詞彙拼寫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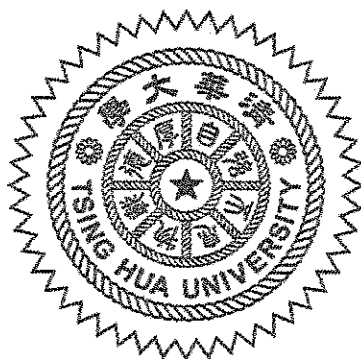
⁹ 《馬太福音》總共 28 章，Adelaar 只注解第二章至第十一章。

面，儘量採取構詞導向的拼寫，即保留原本的詞根，只寫出基本音位，語音細節不特別寫出來。

整體而言，本研究的拼寫主要依照 Adelaar 的拼寫規則，但省略上下標。¹⁰而專有名詞如人名或地名則比照 Adelaar 的拼寫。¹¹

5. 本章小結

本章討論了語音、書寫符號與音韻系統，並描述日治時期所錄的語音檔中所呈現的音節與重音位置，並且從西拉雅語的歷史文本中所觀察到的拼寫現象，提出可能的音韻現象，對照兩種方言的差異，並且提出詞彙拼寫的原則。



¹⁰ 例如 Adelaar 寫 tĩn ‘他的’，本文寫為 tin。 wāi ‘太陽’在本文則為 wai。

¹¹ 例如原文的人名 Joannes ‘約翰’，Adelaar 寫 Joannes，本文亦拼寫為 Joannes。又如原文的 Jerusalem ‘耶路撒冷’，本文亦照 Adelaar 之拼寫為 Jerusalem。